

# 2021年的第一场雪

汪祖军

看着手机上的天气预报,说这几天要下雪,于是心中就开始期盼,想看看这一场雪究竟会“长”什么模样。掐指细数,这些年的雪,都是小打小闹、上不了台面的那种,看似纷纷扬扬,一落地就化了,心中难免总会落下些许遗憾。所以,新年的这场雪,我是满怀期待。

雪,是冬天的标志,也是冬天的符号,能使看起来一成不变的生活有了起伏感和旋律感。

下雪,不像下雨,下雨会让人四处找地方躲避,出门必须打个伞;下雪就不一样了,可以打伞,也可以不打伞,雪落在身上,可以拍打一下,没有被淋湿的那种烦恼。

下雪,热恋的人就有了理由,拉一拉手或者相互拥抱,心贴着心,感情系数直线上升,羡慕旁人。老夫老妻同样可以手牵手,虽然已不是那种激动人心的热恋,却照样有一种互相体贴的温馨,在旁观者的眼中,同样令人感动……

连日的气温较低,暮霭沉沉、云层低厚、气压变低应该都在为这场雪做准备的吧。

七点过半,推开大门,身体不由打了个寒颤,抬头看见了凌空飞舞

的雪花。久违了,雪花!在草长莺飞的背后,我足足等了十一个月。

放眼望去,大地与天空似乎已浑然一体,连成一片,高山开始变得朦朦胧胧、不见了踪影,象中国水墨画着色渲染一般,渐渐淡出了视线。

看着飘雪,我的思绪疯长,期盼着这场大雪能持续下去,能出现“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那样银装素裹的世界。或者能在家门口堆一个雪人,等待放学回家的女儿,给她个惊喜,亦或者能陪她打个雪仗……

看似漫天飞舞,看似银蝶翩跹,却不见地上有半点积雪,我的心开始低落了,跟着这冰冷的天气一样,没有半点兴奋的感觉。雪啊,我虽不希望你像北方那样下得畅快淋漓、厚积三尺,但也不至于这么不给情面,连拍照留念的机会都不给。期盼了这么多天,难道就是这样的答复?

我心不死,趁着空闲,抱着一丝希望,独自一人步行到外去收集一些雪。这样的举止,会让长居北方的人觉得很荒谬,但开化的雪,就是这么刁蛮任性,不给你留下丝毫的机会。

雪不大,我索性连伞都不打了,沿着街道一路寻觅,江滨路、花坛

边、草坪上……甚至连生长在河边的蕹草也不放过,都成了我寻觅的对象,但现实总是那么残酷,除了触手可及的冰凉水珠外,一无所获,失望到了极点。

小时候,雪,是给我们最美好的回忆。每逢下雪天,在玩伴的呼唤下,头也不回地就出去了,在雪地里你追我赶,滚雪球、打雪仗、堆雪人……那时候,从不觉得冷,更不觉得累,穿上母亲做的棉鞋,从这条街赶到那条弄,山坡上、大河旁,都留下了我们爽朗的笑声和深深的足迹。现在每次回想起来,一幕幕仿佛就在昨天。

也许,是我太想找回儿时的快乐,以至于钟情于漫天雪花飞舞的盛况。

半天的时间过去了,即使再有“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羞涩和腼腆,也该过去了。哎,2021年的第一场雪,只能是这样了……

虽说雪是冬天的特产,但这场雪只是过过场,骨子里始终带着一种小资腔调。但无论如何,她来过,降临在开化这块美丽的大地上,滋润着开化这一方水土……

也是现代化的,显得庄穆气派。但我从内心深处,依然喜欢以往的泥坯房及散发的古朴醇绵气息,因为她曾经忠实地记录了我的青春痕迹。

再次回到老地方,我没有物是人非的喟叹,楼还是这个楼,人还是这个人,质本洁来还洁去,摒弃奢华,返璞归真,区区外表变化又能代表什么呢。若说有多少不同,年届五十的我,少了年轻时的浮躁和轻狂,多了些许成年人的从容、淡定和自信。

从窗口看院子里的水杉、梧桐,嫩叶、枝条在湿润的清风中摇曳生姿。电脑音箱里隐约传来的《时间都去哪了》歌曲:门前老树长新芽,院里枯木又开花;半生存了好多话,藏进了满头白发。

泪花隐约闪现的我,思绪仿佛又回到了过往……

# 等待一场雪的降临

张蓓

早就准备好了  
等待一场雪的降临  
芹江干枯已很久了  
雪来了 该多湿润啊  
金钱山的树木渐渐变黄了  
游步道是火红色的  
雪来了,红色 黄色 白色  
这景色该有多美啊

可是雪来了 又走了  
只一会的功夫  
地上没有留太多痕迹  
确切地说 雪下在了乡下  
这2021年的第一场雪  
它下在了台回山、高田坑  
它下在了钱江源、古田山  
这雪也像一位外地来的游客  
一来,就直奔乡下景区

从前车马稀  
可以慢慢地等待一场雪的到来  
天气预报预告几天后  
大雪总是能够如期而至的  
纷纷扬扬过后  
就是一个白茫茫的冰雪世界  
打开大门 一股冷气  
从庭院滚进厨房  
瞬间 一切变得古老  
似乎一个童年的夜晚  
大街上 五步开外的地方  
就羞羞答答地站着 一个冬天

现在都是官宣:下雪了  
然后微信就开始“下雪”  
雪它还没有来的时候  
朋友圈就开始乱了  
绿蚁新醅酒 红泥小火炉  
晚来天欲雪  
有问“能饮一杯无”的  
有要吃火锅 拍照 写诗歌的  
还有手牵手 要秀恩爱白了头的

许是等的人太多了  
雪无法承重  
雪来了一会 轻轻转身就走了  
期望越大 失望也越重  
大家开始纷纷责怪雪  
北方已经大雪纷飞,南方为何还无雪啊  
雪 孩子等你已经整整一夜了  
等待一场雪的心  
是急切的

但似乎 雪的心情更急切  
它匆匆地来 又匆匆地走  
直奔田里的庄稼  
直奔地里的小麦  
直奔老农家的菜园  
雪它轻轻地落在老农的肩上  
雪似乎更愿意给老农一个惊喜  
都说瑞雪兆丰年  
都说今冬麦盖三层被 来年枕着馒头睡  
难怪老农拨着烟  
安静地看着这场飞舞的雪  
默默欢喜

# 轮回

金晓星

你相信这世上有轮回吗?我相信。

十三载寒来暑往、春去秋来,我又回到这个熟悉的老地方。

院子里的一颗水杉、两棵法国梧桐依旧,在这个明媚的春天里自信地绽放着芽叶和绿枝,似乎以无声的方式告诉人们她的存在,坚贞不屈地见证我的去来来来。

硕大的水杉估计有五六十年的树龄了,中间部分几乎被掏空了,像老人脸上的皱纹,又像在水里沉浸千年的乌木,干巴巴的样子。只有树表面布满青苔不完整的老皮,支撑着树干茁壮向上。梧桐树去冬经过修葺,枝节没了,只留下躯干部分,傲然挺立,沧桑中透露着倔强,年轮中诉说着岁月。让人不由得感慨自然的力量和生命的顽强。

这座小楼建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典型的俄罗斯式建筑风格,在当时的浙西小县城可谓地标性建筑。

她原是县委常委楼,县里的头头脑脑都在这儿办公,直到八十年代才搬迁到别处。

迎接我的残联理事长热情地介绍说这地风水好,再加上从事崇高的残疾人事业,积德行善,调到这里来工作心态好、会长寿,我笑笑表示赞同。

时光追溯到九十年代初,我从乡下中学调到县报工作,就在这儿办公。小楼是二层的,泥混结构,年久失修的缘故,外墙看上去斑斑驳驳,剥落部分露出腥红色的泥土和鹅卵石。那时小楼有两个单位办公,楼上是报社,楼下是县残联。一群五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进进出出,上下楼时木地板楼梯发出吱扭吱扭的叫声。后来报社扩大规模也搬迁走了,小楼全部留给残联使用。

现在残联单门独户了,经过一番装修,门庭改大了,围起了小院子,装上了黑色的铁栅栏,过道、办公室、楼梯用上了木质地板,窗台贴上了黑色的大理石,卫生间的设施

龙潭走笔

